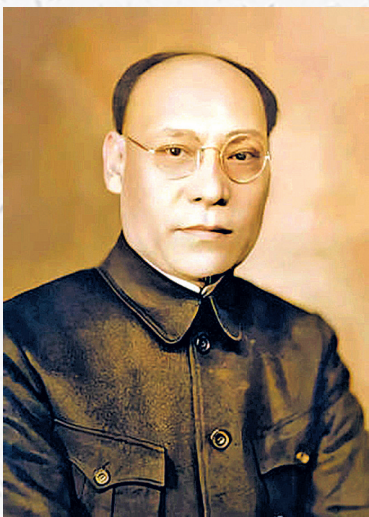


## 凭窗读史

### 渭水遗珠待时新



金少山



马连良

京剧舞台上的传统戏有千八百出之多,目前经常上演的京剧传统戏却远远没有这个数目了,大概也只有二三百出。为何有那么多传统剧目久别于舞台?原因很复杂。有的是因为剧目里有许多绝活,但当下演员无法掌握;有的是因为唱段太多,当下观众难以接受,俗谓“坐不住”;还有的是因为主题不明确,结构太拖沓,艺术呈现上平庸无奇。

然而,这些被遗忘的剧目中,也不乏好戏,只是年深日久、明珠蒙尘,若是加以改编,掸去灰尘,根据时代的要求,发扬精华,剔除糟粕,与时俱进,就能够使这些传统剧目获得新的生命,成为经典剧目。

传统戏《渭水河》,就具有这样的基础。

#### 名净竞演的佳剧

《渭水河》是一出什么情节的传统戏呢?商朝末年,有个非常有本领的老人,姓姜,名尚(一名望),字子牙,因其先祖是贵族,被封在吕地(今河南南阳),故又称吕尚。姜尚家贫,苦学各种学问,期望为国报效。但商朝纣王无道,姜尚便离开商朝,来到实行仁政、经济发达的周国,想帮助西伯侯姬昌(即后来的周文王)一展自己的雄才大略。他来到渭水之滨垂钓,以观天下变化。据说,姜尚的钓竿前面的钓钩是直的,便留下了那句成语:“姜太公钓鱼——愿者上钩”。这一日,姬昌偶得一梦,梦见飞熊入帐。翌日召大臣散宜生卜卦,散言吾主该得贤臣辅佐,可往山林偏僻之地访贤。姬昌乃率文武大臣出猎渭水之滨,途遇释狄武吉,问其何以不投案,武吉言渭滨遇一老年渔父,教以避脱之术。姬昌得知渔父道号飞熊,喜其正对梦境,遂令武吉引往,果遇童颜鹤发之姜尚。姬昌询以国事,姜尚指陈大事侃侃而谈,姬昌惊其雄才大略,即拜为相,并亲自为姜尚推辇八百零八步。姜尚感其敬爱真诚,言道:要保周朝八百八十八年,故此戏又名《八百八十八》《文王访贤》《飞熊入梦》。

《渭水河》这出戏很早便见于戏曲舞台。清中叶,三庆徽班来京献艺的著名艺人有黄腔老生张上元,他与著名花旦高朗亭俱为三庆徽班之台柱。张上元之子张三福擅演的老生戏中便有《渭水河》。张三福以生行扮演姬昌,名净吴全禄扮演姜尚。既然是三庆徽班的名老生领衔主演,该剧主要唱腔都是二黄调式,只在结尾处,姜尚有一段“西皮原板”,故大胆揣度此剧大概来源于徽剧,后来在扬州徽剧、汉剧第一次初步合流时,以二黄腔为主,又混入西皮调,而成为今之《渭水河》的原型。

数十年后,皮黄《渭水河》在“一号人物”西伯侯姬昌应工的行当上有了很大变化。据记载,姬昌由老生转变为花脸应工,扮演者为光绪年间第一锤花脸金秀山。此公原为北京旗籍票友,生于咸丰五年(1855年),自幼酷爱皮黄,十几岁便去票房走票。由于他天赋奇佳,有一条洪亮的好嗓子,“悲壮沉着,比于黄钟大吕”(见王芷章《清代伶官传》),很快便拜老伶工、名净何桂山为师,正式“下海”演出,时在光绪三年(1877年)。

金秀山一方面学习其师有“铁

嗓子”之称的何桂山的演唱艺术之精华,唱得猛,唱得狠,气力充沛,一泻千里;同时,又吸收前辈名净穆凤山善于用鼻音增加韵味的唱法。戏曲家翁偶虹对金秀山有极高评价:“高亢处见浑厚,收敛处见宽宏,转折处见丰腴,流走处见响切。”这也就是金派唱工的特点。翁先生还说:“后来的‘铜锤’唱法,差不多都是在金派的基础上发展的。”

根据史料,同时演西伯侯的名净还有穆凤山、裘荪荣。穆凤山在咸同年间的名净当中资历是最老的,他铜锤、架子、武花均工,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好演员。他没有何桂山那样的铁嗓铜喉,但好研究新腔、垫字、耍板,又于行腔中运用鼻音,特别是将老生腔嵌入花脸腔中,所以颇获得内外行的赞许。裘荪荣后来改名为裘桂仙,即净角表演艺术家裘盛戎之父。他幼年学文武大臣出猎渭水之滨,途遇释狄武吉,问其何以不投案,武吉言渭滨遇一老年渔父,教以避脱之术。姬昌得知渔父道号飞熊,喜其正对梦境,遂令武吉引往,果遇童颜鹤发之姜尚。姬昌询以国事,姜尚指陈大事侃侃而谈,姬昌惊其雄才大略,即拜为相,并亲自为姜尚推辇八百零八步。姜尚感其敬爱真诚,言道:要保周朝八百八十八年,故此戏又名《八百八十八》《文王访贤》《飞熊入梦》。

#### 马连良的革新

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,“四大须生”之首的马连良看中了这出戏。他想到三庆班曾演出此剧,而西伯侯姬昌是由老生扮演的,于是便请文人略微整理此剧。第一次新编,将其易名为《兴周灭纣》,马连良把它作为大轴戏,就是看中了戏中的姬昌礼贤下士、积极访贤的主题。他邀请众多名伶参演,如郝派的创始人郝寿臣扮演姜尚,文武名丑王长林扮演樵父武吉。此时是1926年,马连良25岁,嗓音已完全复原,原来唱扒字调(即凡字调,属于低调门),如今可以唱正工调,嗓音又甜又高亮,再将许多花脸腔嵌入老腔中,使唱腔新颖好听,颇受观众喜爱。

数年之后,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,马连良又将此剧剧名改为《八百八十八》。他自然扮演姬昌,由团里的名丑马富禄反串姜子牙。马富禄有一条高、宽、亮的好嗓子,膛音又特别好,虽然是反串,但唱花脸别有韵味,演出依然场场客满。1947年下半年,马连良在去上海演出之前,在北京演出了一段时期,其中又贴出《八百八十八》,特邀“金霸王”金少山联袂演出。那天,这两位名伶都铆足了劲儿,现场掌声雷动。金少山饰演的

姜子牙,头几场穿一件老斗衣,系一条黄大带,戴一个草帽圈,白头发、白胡子,拿一个钓鱼竿,开口一唱,声如洪钟。西伯侯戴王帽皇冠,穿一件黄帔。到最后一场,两个人都换装了。老渔父戴一顶道冠,穿一件八卦道袍,手里的鱼竿扔了,换成一个拂尘。姬昌换了一件红袍,外边又穿了件红斗篷,戴一个红风帽。还记得金少山大个子,挺魁梧,唱不多,每句都有好,没有勾脸画脸谱,而是搽了一个老脸,眼角画着几条鱼尾纹……马连良很帅气,走的台步稳稳当当,拉辇时挎在肩膀上的是一条红带子。那天剧场里依然是满坑满谷。马连良三番两次对这个戏进行整理演出,可见这出戏还是有一定魅力的。

遗憾的是,近年来,很少见到有京剧团演出这出戏。2000年央视戏曲春晚曾演出《渭水河》改编成的京剧《文王访贤》,由马派翘楚马长林扮演西伯侯姬昌,花脸艺术家尚长荣扮演姜尚。该剧将文王访贤这一了不起的事件进行了浓缩,时间只有十来分钟,但改编得很成功,结构简洁,唱段悦耳,一面展示贤王为了天下苍生出水火而低调访贤,一面展示贤臣为报答贤君的知遇之恩而竭尽才智。当时姬昌和姜尚有些唱词写得特别准确,个性鲜明。比如姜尚唱:“白头尽逐平生愿……难得他父与子亲手相搀……君敬臣来臣不敢……”姬昌唱:“君爱臣来共甘甜……久旱苍天赐甘泉……”最后姜尚以高亢道劲的铁嗓唱道:“八旬豪情冲霄汉,到后来保周朝八百八十八!”“君臣二人,鱼水关系,相知相得的喜剧气氛,尽现无遗。西伯侯重视人才、爱护人才的胸怀;姜尚一心为百姓、八十不服老的豪情壮志,赢得观众的喝彩、鼓掌,那热烈的气氛真是让人感动。

为什么全本的《渭水河》几十年没有京剧剧团演出?就因为这出戏良莠杂陈。尽管这是一出生净并重的好戏,文王访贤的主题又是那么明确,史有所据,但是过去的编剧却偏偏弄出一些虚假的情节,例如西伯侯姬昌的“飞熊入梦”,又弄出个什么大臣散宜生的占卜算卦,方便他产生去渭水访贤的念头。这还不算,又出现一个待罪的武吉,印证了果有飞熊其人,加深了姬昌访贤的动力。这些情节,不仅是封建迷信的糟粕,还使剧目变得结构臃肿、旁枝侧出太多。如果对这个戏进行改编,发扬精华,去掉糟粕,与时俱进,突出时代精神,定能成为一出颇有教育意义的好戏。

张永和



(右)尚长荣饰姜尚(左)马长荣饰姬昌



▲2016年,胡文阁在长安大戏院演出《红鬃烈马》。

▶长安大戏院前,有一座京剧脸谱雕塑。



## 戏韵漫时光

在北京,看一出高水平的戏曲该去哪儿?

长安大戏院会成为许多人下意识的第一个选择。这座戏院以自身近百年的历史见证了戏曲艺术的繁荣与复兴。它连接了戏韵历史,将传统与现代融为一体,它也搭建了文化桥梁,将中国与世界联袂一堂。

#### 名声大噪

如今,西单路口车水马龙。漫漫时光掩盖了曾经的梨园盛景,昔年,誉满京华的长安大戏院曾坐落在路口东南侧。长安大戏院始建于1937年,由仓库改建而来。

那时,“长安大戏院”的大门口常常用一块小黑板写着每天上演的戏码。许多大家都曾在这里登台献艺,以1943年8月的一次晚场演出为例,当晚便有李多奎的《钓金龟》,萧长华、叶盛兰的《连升三级》,孙毓恒、侯喜瑞等的《连环套》,尚小云、奚啸伯、姜妙香等合演的《御碑亭》中的折子戏,大轴是谭富英、金少山、张君秋合演的《二进宫》,喝彩盈天。

新中国成立后,1950年夏天,毛主席、周总理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在这里欣赏了李少春、叶盛章的《三岔口》和梅兰芳、刘连荣的《霸王别姬》,长安大戏院再次名声大噪。

博大精深在京昆艺术,在长安大戏院大放光彩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一进戏院,便能看见东西墙上各有5幅艺术家大照片,西墙上挂着北京京剧团的马连良、谭富英、张君秋、裘盛戎、赵燕侠,东墙上则是北方昆曲剧院的韩世昌、白云生、侯永奎、李淑君、丛兆桓。

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盛况,曾影响了几代观众,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为我国文艺创作的中流砥柱。

比如,写下《长江之歌》的已故著名作曲家、中央歌剧院原院长王世光便深受传统戏曲的浸润。他回忆,当年在中央音乐学院读书时,学校所在的鲍家街紧邻西单,这里有长安大戏院,再向南,又有前门的广和剧场、中和戏院。每逢大师们登场亮相,台下总少不了王世光的身影,名家的风采、戏曲的韵律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,是滋养日后创作的一大源泉。

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、教育家孙毓敏也与长安大戏院结缘深厚。

她曾撰文回忆,当年在北京戏校学戏时,她每周周末都去看戏,穷学生没有钱,只能“蹭戏”。有一次,查票的李大爷死活不同意放她进去,僵持时,两位老师来了,只冲李大爷点头一笑,说了声:“李师傅,辛苦!”李大爷还非常客气地回道:“您来了,请!请!”孙毓敏追问,李大爷只好回答,刚才进去的两人是名角马连良和谭富英。孙毓敏力争:“我学好了,将来不也是名角吗?您不让我学习,我将来怎么成名呢?”李大爷终于被这个执着的小姑娘感动了。

戏曲艺术后来一度陷入低谷,长安大戏院门庭冷落,设施陈旧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为配合西单地铁工程建设,长安大戏院被拆除。1996年9月,迁址到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7号的长安大戏院重张开业,声声戏韵再次响彻长安街。

#### 迁址重张

新落成的长安大戏院融合了古典民族建筑风格与现代科学技术。剧场大厅宽敞明亮,全部采用意大利天然大理石镶嵌,自动扶梯进入二层观众厅。设有850个座位的剧场观众厅古朴典雅,采用仿明清风格的装饰,一层前区有



1998年9月,长安大戏院上演《碧波金鳞》。

26张红木条案、156把红木梳背椅;二层前区还没有40个座位的贵宾包座。

剧场舞台设计先进,天幕高13米,宽24米,舞台由可升降乐池、车台及升降、旋转舞台组成,后台还有可容纳100人同时化妆的化妆间,灯光、音响设备效果俱佳。

1996年9月27日,中秋之夜,长安大戏院内鼓声跌宕,“中华长安戏剧文化周”开幕式暨长安大戏院新建开业仪式启动,北京的戏曲演出再次迎来了一方专属天地。那一晚,赵葆秀、康万生合演《赤桑镇》,于魁智、王树芳相继演出《上天台》《沙桥饯别》,77岁武生泰斗王金璐率徒三演《挑滑车》,尚长荣、杨淑蕊、谭元寿、叶少兰、张学津、刘长瑜等名角携好戏竞相上场。梅葆玖的《贵妃醉酒》唱罢,演出的气氛被推向高潮,舞台上花瓣飘洒,诉说着对戏院与民族艺术的无限祝福……

从西单到东单,从破门脸儿到新剧院,“老长安”的灵魂还在吗?

曾任长安大戏院经理的赵洪涛带着请吴祖光先生为开台新戏《白蛇传奇》题写戏名的机会,向吴祖光、新风霞夫妇请教。

“首先行市不能低。”新风霞说。在她心里,“我始终知道长安不是谁都能去的。长安的观众厉害,场务员都有很高的素质。有一天我演出,观众掌声不断。我很是得意。演出后有位场务员大姐跟我说,‘新老板您辛苦啦!’我一听她话里有话,就向她征求意见,她告诉我,您的疙瘩腔确实好,但是越好越不能多给,一多就贫了,艺尽人缘散……这句话让我恍然大悟且受益终身,对‘长安’自然敬畏三分。”

#### 留住温情

正如新风霞所言,长安大戏院的“行市”从来都不低。深耕戏曲,尤其是京剧,始终是戏院数十年来的立身之本。

重张开业之初,驻场大戏《白蛇传奇》《梅花香韵》《铸剑情仇记》《碧波金鳞》等接连上演,唱暖了场子,聚拢了人气。

后来,长安大戏院与全国优秀京剧演员研究生班共同推出“研究生班演出专场”,一时间连演连满,一票难求,长安大戏院从此成为许多新生代名角发迹的宝地。

至2016年重张开业20周年时,长安大戏院已演出7000余场,接待观众435万人次,共有45个剧种、10万多名演员尽展风采。

太多难忘的瞬间被这座戏院见证,有笑亦有泪。2004年,长安大戏院参与制作出品的大型京剧交响剧诗《梅兰芳》首演,那时还很年轻的北京京剧院领衔主演胡文阁饰演“戏中戏”的梅兰芳,即剧中杨玉环等戏曲角色,正是凭借这出戏,

高倩